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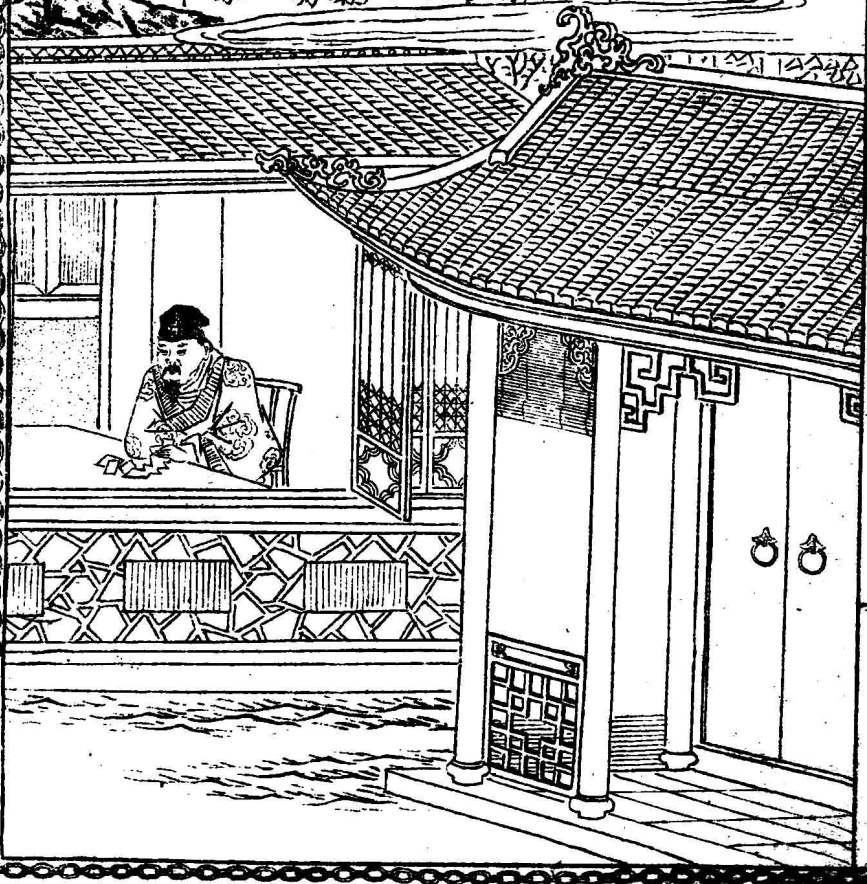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陶郎  
報老舅  
自擔驚



施毒計全桂自焚身

增評加註金瓶紅樓夢

卷十三 圖



昧真禪  
兩部空  
遇舊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安州  
初年  
使彈  
驥子



# 增評加註全圖紅樓夢卷十三

##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閨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

為黛玉傷心人人知之有個笑話則非人所知矣是九十八回餘文九十九回起處

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諢是那裏的笑話

兒就是偕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

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五個一個只是一個成於一歸於五一個這麼扭過來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裏賈母已經大

笑起來種種比比此也引而伸之自然大笑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惱的

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因要惱人故總用比其實是直說也鳳姐纔說

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裏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着窗戶眼兒一瞧原來寶

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

你為什麼不會說話了傷心豈獨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卻扭着頭只

管躲寶兄弟卻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

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撲在身上是何所作而乃是寶釵一扯所成寶妹妹急得

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先是說到這裏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

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話是跌出便是直說一翻

失足易事夜指心難固有

此假語村言也

薛姨媽笑道。這是寶了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

沒見他連二哥和你

以方議園房而未園房之叙玉比連鳳已奇以小瑤而見大伯說笑笑更奇這又是全書直說無隱處

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

說個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

自悔自毀正要人人各知打卦

賈母也笑道。要這麼

著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了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著

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裏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

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

得孫有何笑話古怪蹊蹺此言特甚是乃笑話外之笑話

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裏同著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個個笑話

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

以得孫為臊皮尤其古怪蹊蹺非吾所能知矣

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

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裏去提防他拉著你。不依。

已到幽魂異兆回樹倒棚

鳳姐

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著寶玉呢。

史批鳳凰推寶即推即招

賈母薛姨媽聽著。還道是

頑話兒。也不理會。

不理會三字又總括一笑話

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給你寶

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

黛玉發喪寶玉園房不在話下正在

話上

卻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

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是從前活變了。連他自己也不解。

達達驚寶釵明知是通靈失

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纔好。

為甚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

近道候芳魂皆展拓文字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

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了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總不脫兩字只有寶玉到底

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裏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觀景傷情。

雖黛玉之軀已寄放城外庵中。暑運下落而黛玉已出大觀之外實然。尚在大觀之中一心了而未了也。然而潇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

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姐妹們。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人琴俱杳

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煙雲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

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了。為著寶玉已經娶過親的

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詆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只也和寶釵說話。

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金釧金釧原同一氣。故成禮國房必有他而。即事出有日子出嫁。國舍一人為三影者。那邢岫煙卻是因迎春出嫁之

後。便隨著邢夫人過去。雖冊外人亦須安放。李家姐妹也另住在外。即同著李嬌娘過來。亦不過到太

太們與姐姐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紈那裏。畧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只有李

紈探春惜春了。一部大觀惟有數息。此微上微。下之理。要人各自早。軀軀也。賈母還要將李紈挪進來。為著元妃薨後。家中事情

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接二連三再仰易理而。三人安頓底面恰好。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天是何天。是園房已。歷冬春而至夏矣。園裏

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搬。此是後話。暫且不提。口是後話。乃前話。之攝埋大奇圖也。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

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盤查各屬州縣糧米倉

庫實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部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

於吏治上

方入本回責實政文字夫政豈果能知部中事者不能齊家焉能治國只以所學之差而已數語非泛起閑文

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

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卻未嘗親辦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

面子是美底子是刻書主實實書主一心也以做好官治一心一環以一心

做官而官壞所關於國家無濟也起下文仍是追上文

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

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

古執字下得嚴即現台註之下以下說現在即是說既往語語悉有映射

那些家人

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著在外發財的

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裏想著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歡性

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收

無才不可以為家無才不可以為國故曰徒善不可以為政也大故作縱送乃為賈政字下針砭否則教人不認真而受餽送那

特出於歡性則無一可耳

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

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

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冤花了若干的銀子當了個胖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

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官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口果

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裏不好就

都請便

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一聯開首即見於秦氏房中是未有夢先有此語全書之作意在此如此等處直然犀燭然却是要人真練達真洞明也政乃不知就裏而來不知來去不知去不壞何待耶

戴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高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

好

入上丰回不煩

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

乾坤易之門戶一書之成竹也開疏歸離恨以下之書自必以易道特起故曰管門曰李十兒李為木子乃少陽之生發而寓言為

理十則一縱一橫正天地轉旋冷熱循環之理又隨所轉而視之都為父字為父為老陰陰老必以為少陽而生生不息由此矣故必

曰十兒乾坤六子皆兒也是須與劉老老相對勘必先明十兒之理方能作老老之留題曰破例乃破全書之凡例與第六回之尋頭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時同一便說你們沒能耐的東西。著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裏。不犯給他出頭。如

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長去劉短至又國從夏至之一陰而變也即天

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拼得你們

過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寫題中一同字再明易

臣道坤也然陰不遠陰坤不遠坤從一陰二陰則至三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

分兒了。窩兒裏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是我們

腰裏掏錢。正說著。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我周二爺。必是姓周與劉老老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跳

著一隻腿。挺著腰。說道。我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著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

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

了。潘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根蒂即在十兒凡漢老老

到百十說到那裏。是要辦到那裏。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

我。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為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

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謔。胡謔胡謔山子野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帳。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

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是古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裏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

本官。陞了。還能够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著。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聲如圓形如見面妙底

李十兒便站起。推著笑。道。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

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裏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說晚上到這裏偕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毛了。此段忽離忽合有順有逆神妙畢照是文字龍品而底裏句句是易則神玩其占名會則欲人會其意品矣忽曰二太爺忽曰十太爺十生於二其顯焉者也至于姓詹則欲人偏止以詹會為沽賄則小矣大家笑著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啣咕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

被賈政痛罵了一頓。政為存國為大車篇之大夫乃東園下堂之時於此隱演之隔一天拜客裏頭分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蹣出暖閣

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會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寫來令人失笑而一個屢提所謂碩

果不食之象也蓋劉之上正坤之所由成也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全至此抬頭看那執事都是攪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

了誤的又有的說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全演劉象而實有復機故曰生氣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將帶來銀兩付了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

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我這些人怎樣都變了。單一而折一折你也都變了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裏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

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教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裏取銀

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

到底送多少呢賈政說為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

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言之慨然賈政道胡說我

這官是皇上放的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待提胡說乃胡說中理道之大李十兒笑著回道老爺

說的也不錯京裏離這裏很遠凡百樣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

到得明白已經遲了此則胡說中氣數之天能於氣數中而挽歸理道則必見其人矣便是下文我正要問你之說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

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口說這裏目視那裏賈政聽了這話自然心裏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為

什麼都說起來此數語費解正要問你問理道也都說出來說氣數也或謂句有誤刻者非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到這裏

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利府上反下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不中不才直斥賈政

是為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來想發財俱要養家活

口自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為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

十兒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

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裏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准要錢這一留難叨蹬

那些鄉民心裏愿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切中時弊與而實

一假之所致也故下文直接賈雨村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也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為

識時務能穀上和下睦罷了便已到歸結紅樓夢賈政聽到這話說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

和下睦。叫我與他們貓鼠同眠麼。再點胡說以但知上和下睦者為一胡說以不知上和下睦者又一胡說總一不貓不鼠之說時務而已李十兒回說道：奴

才為著這點忠心兒掩不住。纔這麼說。長至短至皆起於中心一點易適宜古如斯而若輩口吻畢尚善告天下宰官之毒惡中心話者若是老爺既是

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

良心亦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以漸墮入是忠即忠心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著老爺精明年紀裏

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為顧著自己就是了。此語已不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裏的錢

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著受

用。倘遇著一兩件為難的事。誰肯幫著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從禍福起見正賈不貓不鼠之根

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熱抹了。纔是李十

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

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裏。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

的陞遷的。還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好了二字該括胡說真處有真好處有假好李十此語則總說兩好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

也要顧。若是依著老爺。不准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

這樣清名聲。原好裏頭的委曲。只要奴才辦去。關碍不著老爺的奴才。跟王兒一場到底

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他有心自誤此無主見薛王諸人一切愚弄都受於此道：我是要

顧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已是心肯保性命者果如斯乎是歸易理作結說著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做

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

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樸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段提頓言簡意該。此政之為政。可知乃破木石合金玉之鑒也。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著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拆開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緩。祇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榮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先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單寒。希望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約。即遣水人路途。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升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政王對頭親家。又必姓周。探春之所歸。一數之所主也。其名曰瓊。猶曰窮易窮則變也。曰世弟。閱世

生人循環不已也。為海門總制海處東南為陽靈玉之所發出。而易道行乎其間。是海門總制也。探春在易為共之。共則窮於上。又一陰剝窮於上。又一陽皆易之窮。而復在其中也。書演報復貴於薛為窮親薛於賈為附勢。今即以探春作還報。看札中語氣。及已從情形。此意躍躍言下。自稱世弟。何其踞耶。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看主見如何耳。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補筆白不可少。而乃女家先願意席間草草提起。政一人知之。他們皆不知。也是即薛姨媽金鎖。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

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却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

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因未帶家眷而躊躇躊躇不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調取到省會議事

件以探春許嫁作下半回過脉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棕上堆著一

堆字紙紙要人能自搜尋耳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一堆字紙首重明刑而乃是會看

得金陵籍行高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題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

身死串囑屍證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棹道完了再翻風月案完了二字結上只得又看底下

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是報不平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

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書中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今

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極強將酒

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著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顛門皮破血

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

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

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門殺罪收贖等因前來

臣等細閱各犯證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門毆律註云相爭為門相打為毆必實無爭

鬥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

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著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